



# 我望灯

葛水平 著

小包袱  
过光景  
天下  
成长  
花开富贵  
玻璃花儿  
我望灯  
春风杨柳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# 我望灯

葛水平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望灯 / 葛水平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6.10  
ISBN 978-7-5302-1601-9

I . ①我… II . ①葛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3523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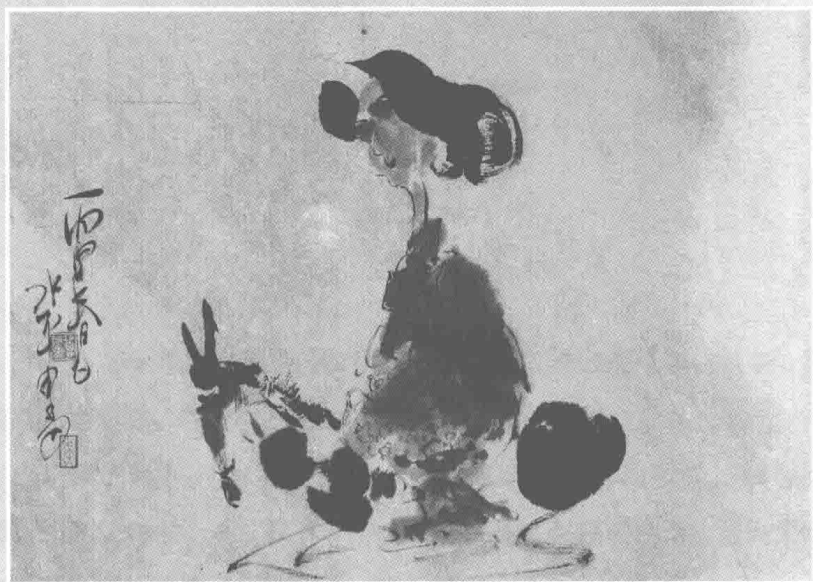
我望灯  
WO WANG DENG  
葛水平 著

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 
邮编 100120  
网址 www.bph.com.cn  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 (010) 68423599  
经销 新华书店  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
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 
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 
印张 11  
字数 323 千字  
书号 ISBN 978-7-5302-1601-9  
定价 36.00 元  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录  
— Contents

- |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
| 1   | 小 包 袱   |
| 61  | 过 光 景   |
| 115 | 天 下     |
| 173 | 成 长     |
| 229 | 花 开 富 贵 |
| 279 | 玻 璃 花 儿 |
| 295 | 我 望 灯   |
| 311 | 春 风 杨 柳 |



小包袱



单冬花一天里几乎要两次穿过一个叫煤灰坡的菜市场，嘈杂、闹腾，人声鼎沸，特别能抓住她的孤独。

这样的时刻，大多是黄昏，夕阳的余晖斜斜地照着，暝色弥漫，恰似彼时的心境，落寞、寡合，把一天意兴阑珊的情绪送到菜市场，看人讨价还价，看人闲侃，两个来回，这一天就算过踏实了。

一直以来，单冬花觉得北京生活既幸福又快活，住了一个冬天，闲时坐在床前细思量，也都是有限的。老天不见太阳，烟云尽过眼底，举目远眺，楼挨着楼，影影绰绰，看一会儿头就沉了。人不见太阳是很容易生长恩怨是非的。老家的那些光照、星星、山林、白云，人看着看着，难过就化开了。城市里楼道里见了相互陌生着，一副冷脸，什么内容都没有，只是身体躲让一下。小区里有健身设备，有时候单冬花下楼去绕着小区遛一圈，看人家健身，人家做人家的，走在小区连一句话都碰不见，人都显得很匆忙的样子。小区外是个巷子，叫煤灰坡菜市场，有两行菜摊，摊主是几个脏兮兮的农民兄弟。单冬花喜欢去和他们拉拉话，方言不一，有些话也听不大懂，可她就喜欢那大声大气的打问声。

儿媳金平见了很不高兴，拉下脸说：“我最讨厌他们，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脏都混合在他们身上了。”

单冬花喜欢，也只有从他们身上闻得见一点泥土香。

没有人买菜的时候他们就坐在三轮车上打盹。打盹多好，在忙忙碌碌的世界里打盹，单冬花就想到了乡下。靠在墙根下，纯净细碎的阳光照过来，几个老人排排坐在一起打盹，阳光都舍不得吵醒他们。一个冬天住下来让单冬花很失望，说是来过冬，其实是来坐监。儿子张孝德像传达指示似的要求单冬花尽量待在屋子里，并当着媳妇举着指头和单冬花讲日常的约法三章，比如菜市场那地方不可去，买菜什么的要去超市；不和陌生人交谈，一是方言不一叫人笑话，二是太近乎了叫人小看乡下人，没见过的人不能和人家套近乎；再比如不能给任何人开门，就怕坏人趁着家里没人欺瞒老太太。儿媳金平是医生，绝不允许单冬花随地坐和随便跟乡下人聊天。

单冬花想逛逛菜市场，简直是偷着摸着，就像贼见不得光似的。

人一老就被子女绑架了，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做事，老矛盾，拗不过儿子，血亲着、筋连着，都是为了好。好什么呀，一进入冬天日子就分外难熬。有的时候因为思想开小差想起了乡下的什么人事转移了目光，有时候回到屋子当下的空里，便觉得屋子是一个笼子，心坠得难受。村子里的那些人事老是在眼前晃着，当下，一个冬天里的单冬花却只能抓住一些乡村的回忆。

张孝德在机关上班，儿媳在医院，孙子上大学不回家，只有夜晚儿子和儿媳才会回家。听他们唠叨一天发生的事情，两人都显得怨气十足。通常，张孝德总是一边玩手机一边听金平讲一天里医院发生的



事情，对着单冬花张孝德没有声音，甚至话都少说。单冬花感觉儿子是一个内向、乖巧、听话又十分依恋儿媳的人。曾经的儿子不是这个脾气，世事颠倒了，女人占了上风。单冬花在厨房里做晚饭，有些忧伤，一辈子她都没有活在男人的管制下，清心寡欲的日子过惯了，年老时被儿子管住了。儿子管自己也算是福气吧，可儿媳指挥得儿子团团转，她有些看不惯，可也只能装进肚子里。偶尔瞥一眼客厅，看到儿媳，儿媳坐在一张高脚凳上，一只手拿着手机，一只手拿着玻璃杯子，喝着一杯果茶。晃荡着两只脚，不时地抬脚指着儿子叫他拿一块点心过来，那双活泛的脚，单冬花睁眼看着儿子果然就给人家拿了。尿脬打人，骚气难忍，略显尴尬。单冬花故意装着眼瞎了，可心里的气胀得和气球似的。单冬花硬忍住难过，想着乡下，快回老屋里一个人时好好哭上两嗓子，哭他个痛快。

七九河开，八九燕来。

乡下强大的吸引力，从这个时候敞开了。城市是个胃，再不回家，就要把单冬花消化了。

## 二

单冬花开始整理她随身携带的小包袱，包袱有枕头那么大，针头线脑都装在里面。包袱皮是一个旧格子方头巾，包袱的外边用一根布带子扎扎实实地捆绑着，像一个小型炸药包。儿子张孝德常笑话她的小包袱，说里头不一定都装着针头线脑，一定还有什么秘密宝贝。不

然无论是到弟弟家住，还是到北京住，神秘的小包袱一直不离她身；就像美国总统身后的保镖随身携带的那个小黑匣子一样，显得是那样的神秘、重要。好像只要轻轻一按，地球就要爆炸一样。单冬花笑一笑，不言语，不错眼地看那小包袱，半晌，又勾下头凑近去看，把包袱拿起来放到别处，东拉西扯说一大堆吃呀喝呀穿呀的话。张孝德发现这个小包袱跟随单冬花五个年头了，来京过冬也五个年头了，母亲每次都抱着它，如母亲的晚生子，生怕有人抢了去。

女儿张小梅从乡下来接母亲回家，瞅着一个傍晚单冬花去和菜市场卖菜的乡下人告别，张小梅悄悄打开了包袱。包袱里包着包裹，打开里面发现是一个一个信封，都是当年弟弟在外当兵和工作时的信封，信封上缠着红红绿绿的线，缠绕得严实。信封里装了内容，内容有厚有薄。张小梅猜是放了钱。这么多年来，两个儿子在外工作过年过节没少给母亲钱。那些钱她几次提议说存进信用社，可母亲说没几个钱，放信用社不安全。看包裹里的信封不少，如果都是，就按早年的小面值，她估摸着上万了。张小梅小心翼翼按照原样包好包裹，压在枕头下，觉得看不出什么破绽了，便拿起电话给张孝德说母亲包袱里的钱。

张小梅神秘地说：“妈的包裹里放了钱，有多少不知道，早年没有大面值票子，看捆着的信封有四五十个。”

张孝德说：“姐，你没事闲着，妈每天看她的包裹，你动了她准知道。”

张小梅说：“知道就知道。年前你小外甥娶媳妇，姐有个存折不到期不想动，知道妈有存钱，问她借，她说没有，哪来的钱，你两个

弟弟不容易，给两个零花钱都叫吃药了。都是一个娘的肚子里出来，她就偏你和二弟。重男轻女！”

天快麻黑的时候单冬花回来了，进了屋门，发现屋子里黑着灯，沙发上张小梅坐着似一个轮廓。电视没开，单冬花瞅了闺女一眼，心无端恍惚了一下，接着直奔自己的卧室，拉开灯，她发现枕头动过了。掀起枕头发现包袱动过了，打开包裹发现信封没动。她明白是闺女张小梅动了。单冬花不喜欢闺女，再孝顺的闺女也是人家屋里的媳妇。何况二流子女婿她就不喜欢，不是正经人家的人，劳动人不像劳动样，长年做些偷鸡摸狗的事，不下力，跑毛蛋（对生活不负责任之意）。庄户人家的腿插进土里知道自己是泥腿子，他不是，整天和行脚僧一样，一会儿河东，一会儿河西，一会儿又跑到了北京，一会儿又移驾河南，一直闲不住。张口南腔北调，说是做买卖，不见钱往来，俩外甥的工作还是张孝德给找下的。单冬花一时还不想揭穿闺女的把戏。她知道闺女是心焦包袱里的钱，可包袱里的钱不心焦她。

单冬花无事一样走进卫生间抹把脸，照着镜子用水抿了抿头上几根稀疏的头发，佯装洗了尘，一身轻松样走进了厨房。

张小梅隔着厨房墙说：“他们不回来吃饭，就咱俩。”

单冬花在厨房里答：“咱俩也长了嘴，也得吃。”

张小梅想顶撞两句，难掩激动，也隐隐担忧张孝德回来骂自己。隔着一堵墙，脸上绽露出怨恨，想着那钱都该给了自己。两个弟弟都有工作，唯独自己在乡下，抓钱不容易，母亲没有花钱的地方，日常生活又能花几个钱，钱在包裹里发霉了。

单冬花做饭中间，张小梅也不想进厨房帮把手。单冬花忍着那口

气做好饭要闺女来吃。坐到餐桌上看着冒着热气的饭，张小梅突然就来气。人在吃上是最自私的，生怕自己少吃一口。单冬花突然觉得闺女的吃相很难看，吃相亮了自己的护身符，挑挑拣拣一盘菜，下作样。

单冬花忍不住了说：“这不是在乡下的屋子里，人要有个吃相。”

一只飞蛾舞扰在饭桌上空旋来旋去，还挑衅般朝手上落。张小梅扔下筷子，双手一拍，蛾子不见了，但是并没有打死。也真是奇怪，你不动弹，蛾子就在眼前头；你要打它，它又连踪影都找不见了。这样，张小梅对蛾子的仇恨更强烈了，站起来追着打，粗笨的身子在逼仄的餐厅歪来倒去。单冬花难过得手没处放，起身端着碗离开，走进了客厅。一个女人在家庭的地位，什么叫举重若轻，什么叫行方思圆，先是要懂得一个“镇”字。不说话就是镇。单冬花咽不下饭，做母亲也有偏袒儿女的时候，她不想偏袒张小梅，偏偏压不住心口的跳动，几次想张嘴，却欲言又止，端起碗又放下，头脑出乎意料地清醒了。不能挑明，闺女算计包袱里那点钱呢，越在我眼前晃越当没看到。这当口张小梅斜睨了母亲一眼，母亲的脸色蜡黄蜡黄，像黄杨木芯，像色调深重的秋天。

那只飞蛾到底没有打着。张小梅说：“妈，你咋躲客厅里了？一碗饭还是一碗饭，咋不动筷子？”

单冬花不接茬。看着是个便宜捡起来就上当，闺女满脑子都是那小包袱，不答话，就想把闺女动包袱的事丢开，怕一说话点捻子，引到包袱上。

单冬花不吭声，张小梅反倒真不知该说什么，该做什么。她端着碗也过来坐在了沙发上。单冬花的心一直往下沉，头重如山，不由得

往坏处想，有一天闺女会偷拿我包袱里的信封。这时张小梅似乎又看见了那只蛾子在飞，又急着站起身。单冬花又想说，真要是力气没处使，下楼扒单杠去。还是不能说，有问无答，母女俩的饭一下就吃闷了。

单冬花不是不疼闺女，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是不喜欢闺女那算计样。每次见面都是一堆杂七杂八的事，全都离不开钱。趁着单冬花转身的工夫都要翻一下枕头，床铺下，有三块五块的顺手牵羊入了自己的口袋。张小梅说，手头倒不开，妈，借俩，倒开了就还。每次拿了钱都不见还，不光是钱啦，家中的牙膏、洗衣粉、香皂、罐头、饼干什么的，手软软伸过去，紧一下，拿上就往包包里放。每次见闺女连叹息的机会都没有，每一次见面心里都酸酸的，又没有合适的话茬发作，由着她拿。这是北京不是乡下，这儿子的屋子里还住着儿媳。儿媳是城里人。张小梅乡下人做派叫人家笑话乡下人不懂礼貌，不守规矩，这样的结果是叫儿子张孝德受气，在城里人面前端端正正的，乡下人不能没有威信。倒好，趁着我不好说，你就要惦记我包袱里的东西了。

光阴过得真叫快，单冬花开始整理乡下的往事时，乡下的日子是刀子刻下来的，疼也罢，甜也罢，都在骨头上留下了记号。她开始想着乡下那些还活着一起下苦的人，岁月苦熬，年年都有早走的人，遗在这世上的人都是亲人哪。想着见了他们该说啥，说啥都得有件礼物，大东西带不带，小礼物也该有件。张孝德知道母亲的心事，其实也是回乡前必做的一件事。通常都由金平陪单冬花逛超市，也算是给母亲的一份安慰。

小包袱放在床上没来得及往枕头下压，单冬花关上房门的刹那想返回去的念头就打消了，一是怕儿媳妇埋怨自己事多，二呢，觉得张孝德在家。一早她打开包袱数了，一共四十五个信封，这个数字早已烂熟在心。两日后返乡的车票钱她要出，超市买回乡的礼物钱她要出。要花的钱已经备好了一个信封，走之前给了儿媳，剩下的应该是整数。好记。儿子给的钱就要花在正途上，叫子女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没用人，也有钱花呢，钱对她这把年纪的人来说没用。

张小梅看着她关上门时，迫不及待地冲进母亲住的房间，她把小包袱取出来，三下五除二就打开了。这个包袱对于张小梅来说是一个心事，老在她的腔子里长着，像是长着石头长着铁。她喊了声：“弟啊，你过来看妈的包袱。”

张孝德看到打开的包袱觉得姐姐有点过分了。张小梅不管不顾继续说：“妈这么大年纪了，她不说，但咱不能不知，我当着你的面看这个包袱，知道是啥有啥，也有个数，免得乡下那些四下里的邻居眼里长了心。妈是文盲，不保证不叫人家顺走她的包袱。”

张小梅扯着脖子说话的样子让张孝德想起来从前的日子。小时候遇事叫人欺负，都是姐姐横在中间。姐姐横着脖子骂对方的样子就像现在的样子一样。这么多年来，母亲和姐姐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隔膜，不厚却很有韧性。张孝德不知道该如何消除它，并且觉得有能力消除它的是姐姐而不是母亲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比如当下这件事，姐姐就不该动母亲的小包袱。

念头一闪而已，他也就原谅了姐姐乡下人的小心眼。

人一旦离开乡村，就有可能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原本乡村的壳虽然

一直背着，可壳下的自己却是努力想甩掉背上的壳，实现一种表层化生存，小心翼翼地浮在生活上面，决意不去管生活下面是什么。忘情于生活的细枝末节，研究如何保养自己更有利于健康，如何修剪指甲使手指看起来修长；经常性地出去吃饭，耗费许多时间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。饭桌上讲讲当下社会的政治格局，讲讲那些要被提拔的人背后的故事，一个人的职务比这个名字还重要。其实也都是偶然停留，没有以后，交情仅够加个微信，点个赞。可这些东西很上瘾，大把的时间被浪费了，每一次都觉得认识了一两个有用的人很重要，饭局安排得值。扯风扯雨后回家看见孤独的母亲，又开始内疚，连陪母亲说话的机会都找不出，一个冬天就过去了。

看着姐姐的样子，很快张孝德就释然了，至少他从现实的世界里明白了，人生并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用不着摆出时刻准备安慰什么人的样子。许多原以为泾渭分明的事，其实界限原来不甚分明，走着走着就混淆在一起了，就成为了一种习惯。许多原以为必然如此，不容置疑的东西，其实只是一念之差或一时兴起。他开始原谅姐姐的一时兴起如同原谅自己一样。看着姐姐打开母亲的小包袱，看见包袱里边有用小毛巾、旧布块、塑料纸，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一个小包包，小包包里又有四十多个信封。信封都是自己早年当兵后给家里写信用过的牛皮纸信封，封面的字迹还清清楚楚，邮票也完好如初。张孝德也稀罕得捏捏那些信封里装着的厚薄不一的东西。至于里边是什么，姐姐猜是钱，张孝德认为不一定是，母亲没有这么多钱。还应该我和弟弟工作后往家里写的信。张小梅想拆一个看看里面然后照原样缠好。张孝德也同意，真要拆时，发现信封上密密麻麻地捆绑

着的丝线就像一件手工活，不仅拆起来困难，而且照原样恢复会更困难，显然母亲是用心做过记号的。

张孝德说：“姐姐，不拆了。真要拆开了，等于是知道了妈的秘密，妈会不高兴。”

张小梅数着那信封突然就说：“孝德，你说我拿走一个妈会不会不知道？”

张孝德瞪大了眼睛说：“妈是文盲可她识数。”

不看那小包袱了，没意思。张孝德开始玩微信，一条一条看，有人认为可亲近一下的人就送个赞，转发几条标题好玩的微信。又觉得母亲的小包袱该拍个照，点击相机开关拍沙发上摊开的包袱和包袱里的信封，然后开始秀图。姐姐是怎么收拾起母亲的小包袱的他忘了，母亲是怎么回来的他也忘了。他把拍下的图发到群里并写下了一段话：深刻的亲情是不能被浅薄的快乐填满的，一想到城市生活那些背后空洞无物，我就惶恐不安。看看母亲的小包袱，让我想起了童年和成长、对母亲的感情，我好痛恨自己不能用语言表达对母亲的爱意。

微信发出去了。很快就有人点赞，接着有人跟：“母爱是伟大的。”“那信封里装着的是什么？钱吗？还是信？”“你肯定不会在母亲节给母亲送花，母亲是天下儿子的攒钱机器。钱是什么东西？哪个儿子会在母亲需要你的鲜血时，毫不犹豫地伸出胳膊？”他回这条微信，“如果要我的血，我一定会犹豫，犹豫的结果肯定是伸出胳膊，但我就是做不到毫不犹豫。”又有人跟帖：“明明已经注定了，还要装模作样犹豫一番，似乎经过了深思熟虑，其实什么也没想，选的还是一开始就认定了的事。”这下有意思了。微信群里一个人问，



“假如出现两难选择，你是先救母亲还是先救老婆？”有人替他回答：“肯定是母亲，母亲只有一个，媳妇有若干丈母娘养着。”他回答说：“选择其实是很可笑的，永远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，永远无法知道选择另一种情况会是如何，无法重来就无法比较。所以，我不选择。”因为这个群里也有他的媳妇金平。这时候金平发过来一个愤怒的表情。群里的人开始互相将军了。

微信就是这样，在一些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问题上，尽可以口若悬河，绘声绘色。一旦真正企图表达什么时就肯定找不着一个合适的词，完全是不用动脑子的快乐。金平发来图片，张孝德看到拍下的图片中有十几双线袜子。金平说，“陪婆婆逛超市，婆婆与单纯的农民又不一样，她买的东西叫人感到奇怪无比。”张孝德跟帖，“谢谢老婆！咱们的妈妈像土坷垃那般质朴，她惦记她的乡邻就像我惦记老婆一样质朴。”这样的聊天会延续很久，这样的聊天让当下的张小梅以为弟弟很忙很忙。

张小梅收拾包袱，似乎在想包袱没有解开时的样子，张小梅思忖事情时有母亲的神态。张孝德说，姐，抬一下头。张小梅抬起头的瞬间，一张照片摄入了手机，他同时不忘放进微信群，并写下了一段话：姐姐一张布满沧桑的脸和脸前妈妈的小包袱，照片太有感觉了，两代女人，一个是母亲，一个是姐姐。犹记当年母亲凭着她瘦小的身躯，挑着水桶，每天天不亮就出发下河挑水。她为这个家，一刻也不停顿地操劳着，消耗着她的心血。

姐姐也不容易啊，说到母亲重男轻女这方面，仔细想，母亲真有。姐姐年长，自己和弟弟孝勤哪里下过地，一门心思读书。记得有